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二十一

袁尚寶相術動名卿　鄭舍人陰功叨世爵

詩曰

燕門壯士吳門豪　筑中注鉛魚隱刀
感君恩重與君死　泰山一擲若鴻毛

話說唐德宗朝有個秀才南劍州人姓林名積字善甫爲人聰俊廣覽詩書九經三史無不通曉更兼存心梗直在京師太學讀書給假回家侍奉母親之病母病愈不免再往學中免不得暫別所親相辭親戚隣里教當直王吉挑着行李迤邐前進在路但見
　武過山林聽樵歌於雲嶺又經別浦聞漁唱於

烟波或抵鄉村、渺過市井、纔見綠楊垂柳影遮、幾處之樓臺、那堪啼鳥落花、知是誰家之院宇、看盡有無窮之景致、行時有不盡之驅馳、饑餐渴飲、夜住曉行、無路登舟、不只一日、至蔡州、到個去處、天色已晚、但見

十里俄驚霧鎖、九天倏覩星明、八方商旅卸行裝、七級浮屠燃夜火、六融飛鳥爭投棲於樹杪、五花畫舫盡返棹於灣邊、四野牛羊皆入棧、三江漁釣悉歸家、兩下招商俱說此間可宿、一聲畫角、應知前路難行、

兩個投宿于旅邸、小二哥接引、揀了一間寬潔房子、當直的安頓了擔杖、善甫稍歇、討了湯、洗了脚、隨分喫了些晚食、無事閒坐則箇、不覺早點燈、交當直安排宿歇、來日早行、當直王吉在床前打鋪自睡、且說林善甫脫了衣裳也去睡、但覺物癮其背、不能睡着、壁上有燈尚猶未滅、遂起身揭起薦席看時、見一布囊、囊中有一錦囊、囊中有大珠百顆、遂收於箱籠中、當夜不在話下、到來朝天色已曉、但見

曉霧裝成野外、殘霞染就荒郊、耕夫隴上、朦朧月色將沉、織女機邊、幌蕩金烏欲出、牧牛兒尚

驢護蚕女未興、樵舍外已聞犬吠、粥提內尚見僧眠、

天色將曉、起來洗漱罷、裝束、教當直的一面安排了行李、林善甫出房中來、問店主人前夕恁人在此房內宿、店主人說道、昨夕乃是一巨商、林善甫見說、此乃吾之故友也、因俟失期、看着那店主人道、此人若回來尋時、可使他來京師上庠貫道齋、尋問林上舍名積、字善甫、千萬千萬、不可誤事、說罷還了房錢、相揖作別去了、王吉前面挑着行李什物、林善甫後面行、迤逦前進、林善甫放心不下、恐店主人忘了、

遂於沿路上令王吉於墻壁粘手榜云某年某月某日、有劍浦林積假館上庠、有故人元珠、可相訪於貫道齋、不只一日、到於學中、恭了假、仍舊歸齋讀書、且說這褁珠子、乃是富商張客遺下了去的、及至到於市中取珠欲貨、方知失去、諕得魂不附體、道、苦也、我生受數年、只選得這包珠子、今已失了、歸家妻子孩兒如何肯信、再三思量、不知失於何處、只得再回沿路店中尋討、直尋到林上舍所歇之處、問店小二時、店小二道、我却不知你失去物事、張客道、我歇之後、有甚人在此房中安歇、店主人道、我便忘了、從你去

後有個官人來歇一夜了、遺下便去、臨行時分付道、有人來尋時、可千萬使他來京師上庠貫道齋、問孫上舍、名積、張客見說言語蹺蹊、口中不道、心下思量、莫是此人收得我之物、當日只得離了店中、迤邐取京師路上來、見沿路貼着手物中、有元珠之句、略放心不只一日、直到上庠、未去歇泊、便來尋問學前門有個茶坊、但見

木檻高懸、紙屏橫挂、壁間名畫、皆唐朝吳道子丹青、甌內新茶、盡山居玉川子佳茗、

張客入茶坊喫茶、茶罷問茶博士、道此間有個孫上

舍否博士道上舍姓林的極多不知是那個林上舍張客說貫道齋名積字善甫茶博士見說道這個便是個好人張客見說道是好人心下又放下二三分張客說上舍多年個遠親不相見怕忘了若來時相指引則個正說不了茶博士道兀的出齋來的官人便是他在我家寄衫帽張客見了不敢造次林善甫入茶坊脫了衫帽張客方纔向前看着林上舍唱個喏便拜林上舍道男兒膝下有黃金如何拜人那時林上舍不識他有甚事但見張客簌簌地淚下哽咽了說不得歇定便把這上件事一一細說一遍林善甫

還是個不負心的

見說便道不要慌物事在我處我且問你則個裡面有甚麼張客道布袋中有錦囊內有大珠百顆林上舍道多說得是帶他去安歇處取物交還張客看見了道這個便是不願都得但只覓得一半歸家養膳老小感戴恩德不淺林善甫道豈有此說我若要你一半時須不沿路粘貼手榜交你來尋張客再三那肯都領情願只領一半林善甫堅執不受如此數次辭推張客見林上舍再三再四不受感戴洪恩不已拜謝而去將珠子一半於市貨賣賣得銀來捨在有名佛寺齋僧就與林上舍建立生祠供養報答還珠

之恩善甫後來一舉及第詩云

林積還珠古未聞　利心不動道心存
暗施陰德天神助　一舉登科耀姓名

善甫後來位至三公二子歷任顯宦古人云積善有善報積惡有惡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作惡之家必有餘殃正是

黑白分明造化機　誰人會解劫中危
分明指與長生路　爭奈人心着處迷

此本話文叫做積善陰騭乃是京師老郎傳留至今小子爲何重宣這一遍只爲世人貪財好利見了別

人錢鈔昧著心就要起發了何況是失下的一發是應得的了誰肯輕還本主不知冥冥之中陰功極重所以裴令公相該餓死只因還了玉帶後來出將入相竇諫議命主絕嗣只爲還了遺金後來五子登科其餘小小報應說不盡許多而今再說一個一點善念直到得脫了窮胎變成貴骨就與看官們一聽方知小子勸人做好事的說話不是沒來歷的你道這件事出在何處國朝永樂爺爺未登帝位還爲燕王其時有個相士叫做袁柳莊名珙在長安酒肆遇見一夥軍官打扮的在裡頭喫酒柳莊把內中一人

看了一看、大驚下拜道、主公乃真命天子也、其人搖手道休得胡說、却問了他姓名去了、明日只見燕府中有懿旨召這相士、相士朝見、擡頭起來、正是昨日酒館中所遇之人、元來燕王裝做了軍官、與同護衛數人出來微行的、就密教他仔細再相、柳莊相罷稱賀、從此燕王決了大計、後來靖了內難、乃登大寶、酬他一個三品京職、其子忠徹、亦得蔭爲尚寶司丞、人多曉得柳莊神相、却不知其子忠徹傳了父術、也是一個百靈百驗的、京師顯貴公卿、沒一個不與他往來、求他風鑑的、其時有一個姓王的部郎、家中人眷

不時有病一日袁尚寶來拜見他面有憂色問道老先生尊容滯氣應主人眷不寧然不是生成的恰似有外來妨礙原可趨避部郎道如何趨避望請見教正說話間一個小廝捧了茶盤出來送茶尚寶看了一看大驚道元來如此須臾喫罷茶小廝接了茶鍾進去了尚寶密對部郎道適來送茶小童是何名字部郎道問他怎的尚寶道使宅上人眷不寧者此子也部郎道小廝姓鄭名興兒就是此間取的來上一年老實勤緊頗稱得用他如何能使家下不寧尚寶道此小廝相能妨主若留過一年之外便要損人口

豈止不寧而已、部郎意猶不信、道、怎便到此、尚寶道、老先生豈不聞馬有的盧能妨主、手版能忤人君的故事麽、部郎省悟道、如此只得遣了他罷了。部郎送了尚寶出門、進去與夫人說了適間之言、女眷們見說了這等說話、極易聽信的、又且袁尚寶相術有名、那一個不曉得、部郎是讀書之人、還有些倔强未服、怎當得夫人一點疑心之根、再拔不出了、部郎就喚興兒到跟前、打發他出去、興兒大驚道、小的並不曾壞老爺事體、如何打發小的、部郎道、不為你壞事、只因家中人口不安、袁尚寶爺相道都是你的緣故、沒

促提好儀非無賴之流

奈何打發你在外去，過幾時，看光景尋處與兒也罷。不得袁尚寶相術通神，如此說了，畢竟難留。又捨不得家主，大哭一場，拜倒在地。鄭郎也有好些不忍，沒奈何，強遣了他。果然與兒出去了，家中人口從此平安，鄭郎合家越信尚寶之言不為虛謬。話分兩頭，且說興兒含悲離了王家，未曾尋得投主，權在古廟棲身。一日走到坑廁上，撩衣，只見壁上掛着一個包裹，他提下來一看，乃是布線密紮，且是沉重。解開一看，乃是二十多包銀子。看見了，伸着舌頭縮不進來，道：造化造化，我有此銀子，不憂貧了。就是家主趕了出

來也不妨又想一想道我命本該窮苦投靠了人家尚且道是個法妨礙家主平白無事提了出來怎得有福氣受用這些物事此必有人家幹甚緊事帶了來用因為登東司掛在壁間失下了的未必不關着幾條性命我拿了去雖無人知道却不做了陰騭事體罷竟等人來尋還他為是左思右想帶了這個包裹不敢走離坑廁沉今到將晚不見人來放心不下取了一條草薦竟在坑版上鋪了把包裹來在頭底下睡了一夜明日絕蚤只見一個人頭蓬眼瘇走到坑中來見有人在裡頭看一看壁間喫了一驚道東

西已不見了、如何回去得、將頭去坑遶上亂撞、與兒慌忙止他道、不要性急、有甚話且與我說個明白、那個人道、主人托俺將着銀子到京中做事、昨日偶因登厠、尋個竹釘、掛在壁上、已後登厠已完、竟自去了、忘記取了包裹、而今主人的事、既做不得、銀子又無了、怎好白手回去見他、要這性命做甚、興兒道、老兄不必着忙、銀子是小弟拾得在此、自當奉還、那個人聽見了、笑逐顏開道、小哥若肯見還、當以一半奉謝、興兒道、若要謝時、我昨夜連包拿了去、不得何苦在坑廁上、恐了臭氣、晒這一夜、不要睬了我的心、把包

所謂與人方便自己方便

眾一撩、竟還了他、那個人見是個小廝、又且說話的確、做事慷慨、便問他道小哥高姓、興兒道我姓鄭、那個人道俺的主人也姓鄭、河間府人、是個世襲指揮、只因進京來討職事做、叫俺拿銀子來使用、不知是昨日失了、今日却得小哥還俺、俺明日做事停當了、會小哥去見俺家主、說小哥這等好意、必然有個好處、兩個歡歡喜喜、同到一個飯店中、殷殷勤勤、買酒請他、問他本身來歷、他把投靠王家、因相被逐、一身無歸、上項苦情、備細述了一遍、那個人道小哥患難之中、見財不取、一發難得、而今不必別尋道路、只在

便宜世者與兒則其不如莽上矣

我下處同住下待我幹成了這事帶小哥到河間府罷了、興兒就問那個人姓名、那個人道、俺姓、張、在鄭家做、都管、人、只叫我做張都管、不要說俺家主人、就是俺自家也、纏纏得小哥一兩個月、起的、興兒正無投逩、聽見如此說、也自喜歡、從此只在飯店中安歇。與張都管看守行李、張都管自去兵部做事、有銀子。得用了、自然無不停當。取鄭指揮做了巡撫標下旗鼓官、張都管欣然走到下處、對興兒說道、承小哥厚德、主人已得了職事、這分明是小哥作成的、俺與你只索同到家去報喜罷了、不必在此停留、即忙收拾

不自居功不忘人德亦不易得

行李備了兩個牲口做一路回來到了家門口張都管要興兒在外邊住了先進去報與家主鄭指揮鄭指揮見有了衙門不勝之喜對張都管道這事全虧你能幹得來張都管說道這事全非小人之能一來主人福蔭二來遇个恩星得有今日若非那個恩星不要說主人官職連小人性命也不能勾回來見主人了鄭指揮道是何恩星張都管把登厠失了銀子遇着鄭興兒厠板上守了一夜原封還他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鄭指揮大驚道天下有這樣義氣的人而今這人在那里張都管道小人不敢忘他之恩邀他

同到此間拜見主人、見在外面鄭指揮道正該如此快請進來、張都管走出門外叫了與兒一同進去見鄭指揮、與兒是做小廝過的、見了官人不免磕個頭下去、鄭指揮自家也跪將下去扶住了、就道你是俺恩人、如何行此禮、與兒站將起來鄭指揮仔細看了一看道、此、非、下、賤、之、相、況、且、器、量、寬、洪、立、心、忠、厚、他日、必、有、好、處、討坐來與他坐了、與兒那裏肯坐推遜了一回、只得依命坐了、指揮問道足下何姓與兒道小人姓鄭、指揮道、忝為同姓、一發妙了、老夫年已望六、尚無子嗣、今遇大恩無可相報、不是老夫要討便

鄭公所樣如此故指為共見之矣

宜情願認義足下做個養子恩禮相待少報萬一未知足下心下如何興兒道小人是執鞭墜鐙之人怎敢當此鄭指揮道不如此說足下高誼實在古人之上今欲酬以金帛足下既輕財重義豈有重貲不取反受薄物之理若便恝然無關視老夫為何等負義之徒幸叨同姓寔是天緣只恐有屈了足下於心不安足下何反見外如此指揮執意既堅張都管又在傍邊一力攛掇興兒只得應承當下拜了四拜認義了此後內外人多叫他是鄭大舍人名字叫做鄭興邦連張都管也讓他做小家主了那舍人北邊出身

從小曉得些弓馬，今在指揮家，帶了同往薊州任所。廣有了得的教師，日日教習，一發熟閑，指揮愈加喜歡。況且做人和氣，又凡事老成謹慎，合家之人，無不相投。指揮已把他名字報去，做了個應襲舍人。那指揮在巡撫標下，甚得巡撫之心。年終累薦，調入京營，做了遊擊將軍，連家眷進京。鄭舍人也同往，到了京中，騎在高頭駿馬上，看見街道，想起舊日之事，不覺悽然淚下，有詩為證：

昔年在此拾遺金，藍縷身軀乞丐心。
怒馬鮮衣今日過，淚痕還似舊時深。

許說鄭興邦又與舍人用了些銀子得了應襲冠帶充指揮職銜聽用在京中往來拜客好不氣槩他自

雖在京中到這個地位還不上三年此時王部郎也還在京中舍人想道人不可忘本我當時雖被王家趕了出來却是主人原看得我好的只因袁尚寶有妨礙主人之說故此遣了他原非本意今我自到義父家中何曾見妨了誰來此乃尚寶之妄言不關舊主之事今得了這個地步理該去見他一見纔是忠厚只怕義父怪道翻出舊底來人知不雅未必相許卻把此事從頭至尾與義父鄭興邦商量興邦

贊道貴不忘賤新不忘舊都是人生實受用好處有何妨礙古來多少王公大人天子宰相在塵埃中舉活下賤起的大丈夫正不可以此芥蒂舍人得了著父之言卽便去穿了素衣服腰繫金鑲角帶竟到王部郎寓所來手本上寫着

門下走卒恩襲聽用指揮鄭興邦叩見

王部郎接了手本想了一回道此是何人却來見我又且寫門下走卒是必曾在那里相會過來心下疑惑元來京裡部官清淡見是武官來見想是有些油水的不到得作難就叫請進鄭舍人一見了王部郎

進忙磕頭下去王部郎雖是舊主人今見如此冠帶換扮了一時那裡遂認得慌忙扶住道非是統屬如何行此禮舍人道主人豈不記那年的典兒麼部郎仔細一看骨格雖然不同體態還認得出吃了一驚道足下何自能致身如此舍人把認了義父討得應襲指揮今義父見在京營做遊擊的話說了一遍道因不忘昔日看待之恩敢來叩見王部郎見說罷只得看坐舍人再三不肯道分該侍立部郎道今足下已是朝廷之官如何拘得舊事舍人不得已傍坐了部郎道足下有如此後步自非家下所能留只可惜

袁尚寶妄言誤我致得罪于足下以此無顏舍人道凡事有數君當時只在主人處也不能得認義父以有今日部郎道事雖如此只是袁尚寶相術可笑可見向來浪得虛名耳正要擺飯欵待只見門上遞一帖進來道尚寶袁爺要來面拜部郎撫掌大笑道道個相不着的又來了正好取笑他一回便對舍人道足下凡到裡面去只做舊時妝扮了停一會待我與他坐了竟出來照舊送茶看他認得出認不出舍人依言進去卸了冠帶與舊日同伴取了一件青長衣披了聽得外邊尚寶坐定討茶雙手捧了一個茶盤

恭恭敬敬出來送茶。裴尚寶注目一看，忽地站了起來道，此位何人，乃在此送茶。鄭部郎道，此前日所逐出童子興兒，便是。今無所歸，仍來家下服役耳。尚寶道，何太欺我。此人不論後日，只據目下，乃是一金帶武職官，豈宅上服役之人哉。鄭部郎大笑道，老先生不記得前日相他妨礙主人，累家下人日不安的說話了。尚寶方纔省起，向來之言，再把他端詳了一回，笑道，怪哉怪哉，前日果有此言，却是前日之言也不差，今日之相也不差。部郎道，何辯。尚寶道，此君滿面陰德紋起，若非救人之命，必是還人之物，骨相已變，看來

有德于人人亦報之今日之貴實繇于此非學生之有說也舍人不覺失聲道袁爺真神人也遂把厠中拾金還人與婁到洞間認義父親應襲冠帶前後事備細說了一遍道今日念舊主人所以到此部郎起初只聽得認義之事不曉得還金之事聽得說罷肅然起敬道鄭君德行袁公神術俱足不朽快教取鄭爺冠帶來穿着了重新與尚寶施禮部郎邀尚寶多留了筵席三人盡歡而散次日王部郎去拜了鄭遊擊就當答拜了舍人遂認為通家往來不絕後日鄭舍人也做到遊擊將軍而終子孫竟得世蔭只因一

點善念脫胎換骨享此爵祿所以奉勸世人只宜行好事天從不曾虧了人有古風一首爲証

袁公相術真奇絕　唐舉許負無差別
片言甫出鬼神驚　雙眸略展榮枯決
見龍妨主運何乖　流落街衢實可哀
還金一舉堪誇羨　善念方萌已脫胎
鄭公生平原倜儻　百計思酬恩誼廣
頓令同姓是天緣　遂帶隨身報不爽
京華重憶主人情　一見袁公便起驚
陰功獲福從來有　始信時名不浪稱

錢多處白丁橫帶　運退時刺史當梢

詩云

蒞枯本是無常數　何必當風使盡帆
東海揚塵猶有日　白衣蒼狗刹那間

話說人生榮華富貴，眼前的多是空花，不可認為實相。如今人一有了時勢，便自道是萬年不拔之基，傍邊看的人也是一樣見識，豈知轉眼之間，灰飛煙滅，泰山化作冰山，極是不難的事。俗語兩句說得好，寧可無了有，不可有了無。專為貧賤之人一朝變泰，得了富貴，苦盡甜來，滋味深長，若是富貴之人一朝失

勢落消起來這叫做樹倒猢猻散光景着實難堪了却是富貴的人只據目前時勢橫着膽昧着心任情做去那里管後來有下稍沒下稍曾有一個笑話道是一個老翁有三子臨死時分付道你們倘有所願實對我說我死後求之上帝一子道我願官高一品一子道我願田連萬頃末一子道我無所願願換大眼睛一對老翁大駭道要此何幹其子道等我撐開了大眼看他們富的富貴的貴此雖是一個笑話正合着古人云

長將冷眼觀螃蟹　看你橫行得幾時

父育小必円兒

雖然如此，然那等薰天赫地富貴人，除非是遇了朝廷誅戮，或是生下子孫不肖，方是敗落散場，再沒有一個身子上先前做了貴人，以後流爲下賤，現世現報，做人笑柄的。看官而今且聽小子先說一個好笑的，做個入話。唐朝僖宗皇帝即位，改元乾符。是時閹宦驕横，有個少馬坊使內官田令孜，是上爲晉王時有寵，及即帝位，使知樞密院，遂擢爲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游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遷除官職，不復關白。其時京師有一流棍，叫名李光，專一阿諛逢迎，諂事令孜。令孜甚是喜歡，信用，薦爲左軍使。忽一

日奏授朔方節度使、豈知其人命薄沒福消受勅下之日、聚病卒死、遺有一子、名喚德權、年方二十餘歲、令孜老大不忍、心裡要擡舉他、不論好歹、署了他一個劇職、時黄巢破長安、中和元年、陳敬瑄在成都遣兵來迎僖皇、令孜遂勸僖皇幸蜀、令孜扈駕、就便叫了李德權同去、僖皇行在住于成都、令孜與敬瑄相與交結、盜專國柄、人皆畏威、德權在兩人左右、遠近仰奉、凡姦豪求名求利者、多賄賂德權、替他兩處打關節、數年之間、聚賄千萬、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一時薰灼無比、後來僖皇登遐、昭皇即位、

孫叔敖別殃人

平日之資何益

天順二年四月西川節度使王建屢表請殺令孜敬瑄朝廷懼怕二人不敢輕許建使人告敬瑄作亂令孜通鳳翔書不等朝廷旨意竟執二人殺之旦奏云閑柙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閫外先機恐失於彀中於將追捕二人餘黨懼怨德撒脫身逃於梓州平日粧有金銀財貨萬萬千千一毫却帶不得只走得空身盤纏了幾日衣服多當來喫了單衫百結乞食逼途可憐昔日榮華一旦付之春夢却說天無絕人之路梓州有個後槽從兒叫做李安當日李光未除時

再世為人

與他相熟。們在道上行走，忽見一人藍縷丐食。仔細一看，認得是李光之子德權，心裡惻然，邀他到家裡，問他道：「我聞得你父子在長安富貴，後來破敗，今日何得在此？」德權將官司追捕田陳餘黨，脫身亡命，到此困窮的話說了一遍。李安道：「我與汝父有交，你便權在舍下住幾時。怕有人認得你，可改個名，只認做我的侄兒，便可無事。」德權依言，改名彥思，就認他這看馬的做叔叔，不出街上乞化了。未及半年，李安得病將死。彥思見後槽有官給的工食，遂冒李安投狀道：「身已病廢，乞將姪彥思繼充後槽。」不數月，李安果

段者多矣無背懸斷也

死彥思遂得補充健兒為收守園人不須憂愁衣食自道是十分僥倖豈知漸漸有人嫉得他曾做僕射過的此時朝政紊亂法紀廢弛也無人追究他的蹤跡但只是起他個混名叫他做看馬李僕射走將出來特衆人便指手點脚當一場笑話看官你道僕射是何等樣人官後槽是何等樣賤役如今一人身上先做了僕射收場結果做得個看馬的豈不可笑却又一件那些人依附內相原是冰山一朝失勢破敗死亡此是常理留得殘生看馬還是便宜的事不足為怪如今再說當日全時有一個官員雖是得官不

正僥倖來的卻是自已所掙誰知天不幫襯有官職祿並不曾犯着一個對頭並不曾做着一件尋釁都是命裡所招下稍頭弄得潑出醜比此更為可笑詩曰

富貴榮華何足論　從來世事等浮雲
登場傀儡休相嚇　請看當棚郭使君

這本話文就是唐僖宗朝江陵有一个人叫做郭七郎父親在日做江湖大商七郎長隨着船上去走的父親歿過是他當家了真个是家資鉅萬產業廣延有鴉飛不過的田宅賊扛不動的金銀山乃楚城富

是富人習氣

民之首江淮河朔的買客多是領他重本貿易往來。那是這些富人唯有一項不平心是他本等大等秤進小等秤出自家的歹爭做好別人的好爭做歹這些領他本錢的買客沒有一個不受盡他累的各各吞聲忍氣只得受他你道爲何只爲本錢是他的那江湖上走的人擀得些蝕着在裡頭隨你儘着欺心算帳還只是仗他資本營運畢竟有些便宜處若一下冲撞了他收拾了本錢去就沒些得弄了故此隨你剋剝只是行得去的本錢越弄越大所以富的人只管富了那時有一個極大商客先前領了個幾

雖留實又何必苛以待之

萬銀子到京都做生意去了幾年久無音信直到乾符初年郭七郎在家想着道主本錢沒着落他是大商料無失所可惜沒個人往京去一討又想一想道聞得京都繁華去處花柳之鄉不若借此事孫往彼一遊一來可以索債二來買笑追歡三來覷個方便覓個前程也是終身受用算計已定七郎有一個老母一弟一妹在家奴婢下人無數只是未曾娶得妻子當時分付弟妹承奉母親着一個都管看家餘人各守職業做生理自己帶幾個慣走長路會事的家人在身邊一面到京都來七郎從小在江湖邊生

長買客那上往來自己也會撐得篙搖得櫓手腳快便把些機發得飲之路不在心上不則一日到了元來那個大商姓張名全混名張多寶在京都開幾處解典庫又有幾所綵段鋪專一放官吏債打大頭腦的至於居間說事賣官鬻爵只要他一口擔當事無不成也有叫他做張多保的只為凡事多是他保得過所以如此稱呼滿京人無不認得他的郭七郎到京一問便着他見七郎到了是個江湖債主起初進京時節多虧他的幾萬本錢做椿纔做得開[illegible]得這個大氣概一見了歡然相接敘了寒溫便擺起酒來

把轎去教坊裡請了幾個有名的、衍衍前來陪侍賓主、盡歡、酒散後、就留一個絕頂的、妓者、叫做、王賽兒、相伴了七郎、在一個書房裡宿了、富人待富人、那房舍精緻、帷帳華侈、自不必說、次日起來、張多保不待七郎開口、把從前連本連利一算、約該有十來萬了、就如數搬將出來、一手交兌、口裡道、只因京都多事、路途不得寧靖、亦且挈了重資、江湖上難走、又不可輕易托人、所以遲了幾年、今得七郎自身到此、交明了此一宗、實為兩便、七郎見他如此爽利、心下喜歡、便道、在下初入京師、未有下處、雖承還清本利、卻未有安

頓之所、有煩兄長替在下尋個寓舍、何如、張多保道、舍下空房儘多、閒時還要招客、何况兄長通家、怎到別處作寓、只須在舍下安歇、待要起行時、在下周置動身、管取安心無慮、七郎大喜、就在張家間壁一所大客房住了、當日取出十兩銀子、送與王賽兒做那日纏頭之費、夜間七郎擺還席、就央他陪酒、張多保不肯要他破鈔、自已也取十兩銀子來、送與還了七郎銀子、七郎那裏肯、推來推去、大家多不肯收進去、只便宜了這王賽兒落得兩家都收了、兩人方纔快活、是夜賓主兩個與同王賽兒行令作樂、飲酒愈加

熟分有趣喫得酩酊而散王賽兒本是個有名的上廳行首又見七郎有的是銀子放出十分擒拿的手段來七郎一連兩宵已此着了迷魂湯自此同行同坐時刻不離左右徑不放賽兒到家裡去了賽兒又時常接了家裡的姊妹輪遞來陪酒擲趣七郎賞賜無算那鴇兒又有做生日打差買物事替還債許多科分出來七郎擲金如土並無吝惜纔是行徑如此便有幫閑鑽懶一班見人出來誘他去跳槽大凡富家浪子心性最是不常搭着便生根的見了一處就熱一處王賽兒之外又有陳嬌黎玉張小小鄭翩翩

也苦酒頭得快豈知天道之乎早知日後所逆此時恨快活

幾處往來都一般的撒漫使錢、那夥朋漢又領了好些王孫貴戚好賭嫖的、牽來伺將做圈做套、贏少輸多、不知騙去了多少銀子、七郎雖是風流快活、終久是當家立計好利的人、起初見還的利錢多在裡頭、所以放鬆了些手、過了三數年、覺道用得多了、捉捉後手看已用過了一半有多了、心裡、猛然想將家裡頭、要回家來、與張多保商量、張多保道此時正是濮人王仙芝作亂、劇掠郡縣道路梗塞、你帶了偌多銀兩待往那里去、恐到不得家裡、不如且在此盤桓幾時、等路上平靜好走再去未遲、七郎只得又住了幾

今時已如此矣

日偶然一個閒漢叫做包走空包大說起朝廷用兵緊急缺少錢糧納了些銀子就有官做官職大小只看銀子多少說得郭七郎動了火問道假如納他數百萬錢可得何官包大道如今朝廷昏濁正正經經納錢就是得官也只有數不能勾十分大的若把這數百萬錢拿去私下買囑了主爵的官人好歹也有個刺史做七郎喫一驚道刺史也是錢買得的包大道而今的世界有甚麼正經有了錢百事可做豈不聞崔烈五百萬買了個司徒麼而今空名大將軍告身只換得一醉刺史也不難的只要通得關節我包

你做得來便是正說時恰好張多保走出來七郎一團高興告訴了適纔的說話張多保道事體是做得來的在下手中也弄過幾個了只是這件事在下不敢攬得兄長做七郎道為何多保道而今的官有好些難做他們做得興頭的多是有根基有門力親戚滿朝黨與四布方能勾根深蒂固有得錢賺越做越高隨你去剝削小民貪汚無厭只要有使用有人情便是萬年無事的兄長不過是自身人便弄上一個顯官須無四壁倚仗到彼地方未必行得去就是行得去時朝裡如今專一討人便宜聽得你是錢換來

老成之見

的咯咯等你到任一兩個有了些光景便道句你了一下子就塗抹着豈不枉費了這些錢若是官好做時在下也做多時了七郎道不是這等說小弟家裡有的是錢沒的是官況且身邊現有錢財總是不使愚得到家何不於此處用了些博得個腰金衣紫也是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就是不賺得錢時小弟家裡原不希罕這錢的就是不做得與時也只是做遊了一番官了登時住了手那榮耀是落得的小弟見識已定兄長不要掃興多係道既然長兄主意要如此在下當得效力當時就與包大兩個商議去打關

節那個包大走跳路數極熟張多保又是個有身家幹大事慣的人有甚麼弄不來的事元來唐時使用的是錢千錢爲緡就用銀子准時也只是以錢紀帳當時一緡錢就是今日的一兩銀子來時却叫做一貫了張多保同包大將了五千緡悄悄送到主爵的官人家裏那個主爵的官人是內官田令孜收納只有靈百驗又道是無巧不成話其時有個粤西橫州刺史郭翰方得除授患病身故告身還在銓曹主爵的受了郭七郎五千緡就把籍貫改注即將郭翰告身轉付與了郭七郎從此改名做了郭翰張多保

與包大接得橫州刺史告身下狀萬喜來見七郎稱賀七郎此時頭輕脚重連身子都麻木起來包大又去與了一部梨園子弟張多保置酒張筵是日就換了冠帶那一班閒漢哄得七郎得了個刺史沒一個不來賀喜撮空大吹大擂吹了一日的酒又道是蒼蠅集穢螻蟻集羶鵓鴿子旺邊飛七郎在京都一向撒漫有名一旦得了刺史之職就有許多人來投靠他做使令的少不得官不威牙爪威做都管做大叔走頭站打驛吏欺估客詐鄉民總是這一干人了郭七郎身子却在雲霧裡[illegible]思衣錦榮歸擇日進

身張多保又設酒餞行起初這些往來的閒漢姊妹多來送行七郎此時眼孔已大各各賞發些賞賜氣色驕傲傍若無人那些人讓他是個見任刺史都有諂笑隨他怠慢只消略略眼梢帶去口角悲着就算是十分殷勤好意了（世情如此）如此撒哄了幾日行裝打迭已備齊齊整整起行好不風騷一路上想道我家裡資產既饒又在大郡做了刺史這個富貴不知到那里纔住心下喜歡不覺日逐賣弄出來（小人得意之態）那些原跟去京都家人又在新投的家人面前誇說着家裡許多富厚之處那新投的一發喜歡道是投得着好主了前

路去耀武揚威且不必說無船上馬有齋丞舟看看
到得江陵境上來七郎看時喫了一驚但見
人烟稀少閭井荒凉滿前敗宇頹垣一望斷橋枯
樹烏焦木柱無非放火燒殘豬白粉牆盡是殺人
染就尸骸沒主烏鴉與螻蟻相爭雞犬無依鷹隼
與豺狼共飽任是石人須下淚總教鐵漢也傷心
元來江陵渚宮一帶地方多被王仙芝作踐殘滅里
閭人物百無一存若不是水道明白險些認不出路
徑來七郎看見了這個光景心頭已自劈劈地跳個
不住到了自家岸邊擡頭一看只叫得苦元來都弄

做了瓦礫之場、偌大的房屋一間也不見了、母親弟妹家人等、俱不知一個去向、慌慌張張走頭無路、着人四處找尋找尋了三四日、撞着舊時隣人問了詳細、方知地方被盜兵炒亂、弟被盜殺、妹被擄去、不知存亡、止剩得老母與一、兩个丫頭寄居在古廟傍邊、兩間茅屋之內、家人俱各逃竄、囊橐盡已蕩空、老母無以為生、與兩個丫頭替人縫針補線、得錢度日、七郎聞言、不勝痛傷、急急領了從人奔至老母處來、母子一見、抱頭大哭、老母道、豈知你去後、家裡遭此大難、弟妹俱亡、生計都無了、七郎哭罷、拭淚道、而今事

此時可謂榮顯極矣

巳到此痛傷無益虧得兒子巳得了官還有富貴榮華日子在後面母親且請寬心母親道見得了何官七郎道官也不小是橫州刺史母親道如何能勾得此顯爵七郎道當今內相當權廣有私路可以得官兒子向張客取債他本利俱還錢財儘多在身邊所以將錢數百萬勾幹得此官而今衣錦榮歸省看家裡隨即星夜到任去七郎叫從人取冠帶過來穿着了請母親坐好拜了四拜又叫身邊隨從舊人及京中新投的人俱各磕頭稱太夫人母親見此光景雖然有些喜歡卻嘆口氣道你在外邊榮華怎知家丁

直散分文也無了若不曾匀這宦多帶些錢歸來用度也好七郎道母親誠然女人家識見做了官怕少錢財而今那個做官的家裡不是千萬百萬連地皮多捲了歸家的今家業既無只索撒下此間前往赴任做得一年兩年重撑門戶改換規模有何難處兒子行囊中還剩有二三千緡儘勾使用母親不必憂慮母親方纔轉憂為喜笑逐顏開道虧得兒子崢嶸有日奮發有時真是謝天謝地若不是你歸來我性命只在日下了而今何時可以動身七郎道兒子原想此一歸來要個好媳婦同享榮華而今看這個光

景等不得做這事了、且待上了任、再做商量、今日先請母親上船安息、此處既無根絆、明日換個大船就做得自用了、罷、早到得任一日、也是好的、當夜請母親先既在小船中了、米舍中、破鍋、破竈、破碗、破罐、盡多撇下了、又分付當直的僱了一隻往西粵長行的官船、次日搬過了行李、下了船、只停當燒了利市神福、吹打開船、兆精老母與し、即俱各精神榮暢、志氣軒昂、七郎不曾受著、是一路興頭過來的、真是對著母親、覺得諸般得意、還不十分怪異、那老母是歷過苦難的、真是地下超昇在天上、不知身子幾都大了、一

好行徑
物藉益

路行去過了長沙入湘江次永州州北江濵有个佛寺名喚兜率禪院舟人打點泊船在此過夜看見岸邊有大樹樹一株圍合數抱遂將船纜結在樹上結得牢牢的又釘好了樁橛七郎同老母進寺隨喜從人撐起傘蓋跟後寺僧見是官員出來迎接送茶私問來歷從人答道是見任西安州刺史寺僧見說但是見任官愈加恭敬陪侍指引各處遊翫那老母但看見佛菩薩像只是磕頭禮拜謝他覆庇天色晚了俱各回船安息黃昏左側只聽得樹梢呼呼的風响須臾之間天昏地黑風雨大作但見

封姨逞勢、巽二施威、空中如萬馬奔騰、潑潑數子
軍擁沓、浪濤澎湃、分明戰鼓齊鳴、坪岸傾無、恍惚
霹靂雷驟、震山中、旋虎、驚水底老龍、驚遠、如巨擱可、
雜、舟誰、道、大風能拔木、
衆人聽見風勢甚大、心下驚惶、那稍公心裡道是江
風雖猛、虧得船緊在極大的樹上、生根得牢、萬無一
失、驟夢之中、忽聽得天崩地裂、價一聲響、亮元來那
株樹年深月久、根行之處、把這些射岸都拱得鬆
了、又且長江巨浪日夜淘洗、岸如何得牢、那樹又大
了、本等招風、怎當這一隻狼犺的船、帶做了生根在

驚且疑猶不知夢來乎

這樹上風打得船猛、船牽得樹動、樹趁着風威、底下根在浮石中絆不住了、豁刺一聲、竟倒在船上來、把隻船打得粉碎、船輕樹重、怎載得起、只見水亂滾進來、船已沉了、艙中碎板片片而浮、那的婢僕盡淹了來、說時遲、那時快、稍公慌了手腳、喊將起來、那七郎夢中驚醒、他從小原曉得些船上的事、與同稍公明力死拖住船纜、把個船頭湊在岸上、擱得住、急在艙中水裡扶得個孺人、挽到得岸上來、逃了性命、其餘稍人等、艙中什物行李、被幾個大浪潑來、船底俱散、盡漂沒了、其時深夜昏黑、山門緊閉、沒處叫喚、只

得披着濕衣、三人挺胸跌脚假呼苦、守到天明、山門開了、急急走進寺中、問着昨日的主僧、主僧出來看見他慌張之勢、問道莫非遇了盜麽、七郎把樹倒舟沉之話、說了一遍、寺僧忙走出看、只見岸邊一隻破船沉在水裡、岸上大楓樹倒來壓在其上了、喫了一驚、急叫寺中火工道者人等、一同稍公到破板艙中、遍尋東西、俱被大浪打去、沒討一些處、連那張刺史的告身、都沒有了、寺僧權請進一間靜室、安住老母、商量到零陵州州牧處、陳告情繇、等府在會司、藉他動了江中遭風失水的文書、還可赴任、討議已定、有

傾寺僧一徃寺僧與州裡人情厮熟果然叫人去報了、誰知

濃霜偏打無根草　禍來只揀薄福人

那老母原是兵戈擾攘中看見殺兄掠女驚壞了再難的、怎當夜來這一驚可又不小、亦且奴僕俱亡、坐資都盡、心中轉轉苦楚、面如蠟查、飲食不進、只是哀哀啼哭、臥倒在床、起身不得了、七郎愈加慌張、只得勸母親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雖是遭此大禍、兒子官職還在、只要到得任所、便好了、老母帶着哭道、兒你娘心胆俱碎、眼見得無那活的人了、還說這

州牧亦是厚道之人

太平的師則甚就是你做得官娘看不着了七郎一點癡心還指望等娘好起來就地方趁個文書前往横州到任有個好日子在後頭誰想老母受驚太深一病不起過不多兩日嗚呼哀哉伏惟尚饗七郎痛哭一場無計可施又與僧家商量只得自往零陵州哀告州牧州牧幾日前曾見這張失事的報单過聽得是眞情畢竟官官相護道他是隔省上司不好推得乾淨身子一面差人替他殯葬了一面又重重賫助他盤纏以禮送了他出門七郎虧得州牧周全幸喜葬事已畢却是丁了母憂去到任不得了寺僧看

見他無了根蒂漸漸怠慢不肯相顧要回故鄉已兆無家可歸沒奈何就寄住在永州一個船埠經紀人的家裡原是他父親在時走客認得的却是裴寬供給止有州牧所助的錢糧日哄日減用不得幾時看看沒有了那些做經紀的人有甚情誼日逐有些怨咨起來未免茶飯欵待漸長說短七郎覺得了發話道我也是一郡之主當是一路諸侯今雖丁了憂後來還有日子如何恁般輕薄店主人道說不得一郡兩郡皇帝失了勢也要忍些饑餓喫些粗糲何況於你是未任的官就是官了我每又不是什麼横州百姓

也說得着

怎麽該供養你我們的人家不做不活須是喫自在食不起的七郎被他說了幾句無言可答眼淚汪汪只得含着羞辱了再過兩日店主人的尋事炒鬧一發看不得了七郎道主人家我這裏須是異鄉並無一人親識可歸一向叨擾府上情知不當却也是沒奈何了你有甚麼覓衣食的道路指引我一個兒店主人道你這樣人種火又長拄門又短郎不郎秀不秀的若要覓衣食須把個官字兒閣起照着常人傭工做活方可度日你却如何去得七郎見說到傭工做活氣忿忿地道我也是方面官員怎便到此地位

衙門人本色

不得過人本色

思想零陵州州牧前日相待甚厚，不免再將此苦楚告訴他一番，定然有個處法，難道白白餓死一個刺史在他地方了不成？寫了個帖，又無一個人跟隨，自家拚了，戚戚縮縮，走到州裡衙門上來遞。那衙門中人見他如此行徑，必然是打抽豐沒廉恥的，連帖也不肯收他的。直到再三央及，把上項事一一分訴，又說到替他嫁葬那個臨行之事，這邦衙門中都有曉得的，方纔肯接了進去與州牧。州牧看了，便有好些不快活起來，道：「這人這樣不達時務的！前日吾見他在本州失事，又看上司體面，極意周全他去了，他

如何又在此羅擾、或者連前日之事、未必是真、多是神棍假裝出來騙錢的、未可知、縱使是真、必是個無聊的人、還有許多無厭足處、吾本等好意、却叫得引鬼。上門、我而今不便追究、只不理他罷了、分付門上不受他帖、只說槩不見客、把原帖還了、七郎受了這一場冷淡、却又想回下處不得、住在衙門上守他出來、時常街上叫喊、州牧坐在轎上、問道是何人叫喊、七郎口裡高聲答道、是橫州刺史郭翰、州牧道、有何憑據、七郎道、原有告身、被大風飄舟、失在江裡了、州牧道、既無憑據、知你是真是假、就是真的、資發已過、如

氣力掙飯方是空名不可救飢只是寫照

何只管在此纏擾，必是光棍妨餓，打怏走。左右鄰看見本官發怒，亂捧打來，只得閃了身子開來。一句話也不說得，有氣無力的，仍舊走回下處悶坐。店主人早已打聽他在州裡的光景，故意問道：「適纔見州裡相公，相待如何？」七郎流淋滿面，只嘆口氣，不做聲。店主人道：「我教你把官字兒閃過，你卻不聽我，直要受人怠慢。而今時勢，就是個空名，在那裡當不出錢來了。除是靠着自家氣力，方掙得飯喫。你不要癡了。」七郎道：「你叫我做甚勾當好？」店主人道：「你自想身上有甚本事？」七郎道：「我別無本事，止是少小隨着父

親涉歷江湖那些船上風水當稍拿舵之事儘曉得些店主人喜道這個却好了我這里埠頭上來往船隻多儘行伙少執稍的我慮你去幾時好歹覓幾貫錢來餓你不死了七郎沒奈何只得依從從此只在往來船隻上替他執稍度日去了幾時也就覓了幾貫工錢回到店家來永州市上人認得了他曉得他前項事的就稱他一個名叫他做當稍郭使君但是要尋他當稍的船便指名來問郭使君永州市上編成他一隻歌兒道

問使君你緣何不到橫州郡元來是天作對不作

你假斯文把家緣結果在瓜一牌舵牙當執柁纜繩是拖緋這是榮耀的下稍頭也還是把着舵兒穩

詞名掛枝兒

在船上混了兩年雖然挨得服滿身邊無了告身去補不得官若要京裡另打關節時還須照前得這幾千緡使用却從何處討眼見得這話你題了只得安心塌地靠着船上營生又道是居移氣養移體當初做刺史便像個官員而今在船上多年狀貌氣質也就是些篙工水手之類一般無二可笑個一郡刺史如此收場可見人生榮華富貴眼前算不得帳的上

勸世間人。不要十分勢利。聽我四句口號、

富不必驕、貧不必怨、

要看到頭。眼前不算。

拍案驚奇卷二十二終